紅樓夢/第009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九回　戀風流情友入家塾　起嫌疑頑童鬧學堂[1]

話說秦業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擇日之信。原來寶玉急于要和秦鐘相遇，卻顧不得別的，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。”後日一早請秦相公到我這里，會齊了，一同前去。”打發了人送了信。

至是日一早，寶玉起來時，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包好，收拾的停停妥妥，坐在床沿上發悶。見寶玉醒來，只得伏侍他梳洗。寶玉見他悶悶的，因笑問道：“好姐姐，你怎麼又不自在了？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？”襲人笑道：“這是那里話。讀書是极好的事，不然就潦倒一輩子，終久怎麼樣呢。但只一件：只是念書的時節想著書，不念的時節想著家些。別和他們一處頑鬧，碰見老爺不是頑的。雖說是奮志要強，那工課宁可少些，一則貪多嚼不爛，二則身子也要保重。這就是我的意思，你可要体諒。”襲人說一句，寶玉應一句。襲人又道：“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，交出給小子們去了。學里冷，好歹想著添換，比不得家里有人照顧。腳爐手爐的炭也交出去了，你可著他們添。那一起懶賊，你不說，他們樂得不動，白凍坏了你。”寶玉道：“你放心，出外頭我自己都會調停的。你們也別悶死在這屋里，長和林妹妹一處去頑笑著才好。”說著，俱已穿戴齊備，襲人催他去見賈母，賈政，王夫人等。寶玉又去囑咐了晴雯麝月等幾句，方出來見賈母。賈母也未免有幾句囑咐的話。然後去見王夫人，又出來書房中見賈政。偏生這日賈政回家早些，正在書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談。忽見寶玉進來請安，回說上學里去，賈政冷笑道：“你如果再提‘上學’兩個字，連我也羞死了。依我的話，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理。仔細站髒了我這地，靠髒了我的門！”眾清客相公們都早起身笑道：“老世翁何必又如此。今日世兄一去，三二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，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了。天也將飯時，世兄竟快請罷。”說著便有兩個年老的攜了寶玉出去。

賈政因問：“跟寶玉的是誰？”只聽外面答應了兩聲，早進來三四個大漢，打千兒請安。

賈政看時，認得是寶玉的奶母之子，名喚李貴。因向他道：“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，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！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里，學了些精致的淘氣。等我閒一閒，先揭了你的皮，再和那不長進的算帳！”嚇的李貴忙雙膝跪下，摘了帽子，碰頭有聲，連連答應“是”，又回說：“哥兒已念到第三本《詩經》，什麼‘呦呦鹿鳴，荷葉浮萍’，小的不敢撒謊。”說的滿座哄然大笑起來。賈政也撐不住笑了。因說道：“那怕再念三十本《詩經》，也都是掩耳偷鈴，哄人而已。你去請學里太爺的安，就說我說了：什麼《詩經》古文，一概不用虛應故事，只是先把《四書》一氣講明背熟，是最要緊的。”李貴忙答應“是”，見賈政無話，方退出去。

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，待他們出來，便忙忙的走了。李貴等一面撣衣服，一面說道：“哥兒聽見了不曾？可先要揭我們的皮呢！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好体面，我們這等奴才白陪著挨打受罵的。從此後也可怜見些才好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好哥哥，你別委曲，我明兒請你。”李貴道：“小祖宗，誰敢望你請，只求聽一句半句話就有了。”說著，又至賈母這邊，秦鐘早來候著了，賈母正和他說話兒呢。于是二人見過，辭了賈母。寶玉忽想起未辭黛玉，因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。彼時黛玉才在窗下對鏡理妝，聽寶玉說上學去，因笑道：“好，這一去，可定是要‘蟾宮折桂’去了。我不能送你了。”寶玉道：“好妹妹，等我下了學再吃飯。和胭脂膏子也等我來再制。”勞叨了半日，方撤身去了。黛玉忙又叫住問道：“你怎麼不去辭辭你寶姐姐呢？”寶玉笑而不答，一徑同秦鐘上學去了。原來這賈家之義學，離此也不甚遠，不過一里之遙，原系始祖所立，恐族中子弟有貧窮不能請師者，即入此中肄業。凡族中有官爵之人，皆供給銀兩，按俸之多寡幫助，為學中之費。特共舉年高有德之人為塾掌，專為訓課子弟。如今寶秦二人來了，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，讀起書來。自此以後，他二人同來同往，同坐同起，愈加親密。又兼賈母愛惜，也時常的留下秦鐘，住上三天五日，與自己的重孫一般疼愛。因見秦鐘不甚寬裕，更又助他些衣履等物。不上一月之工，秦鐘在榮府便熟了。寶玉終是不安本分之人，竟一味的隨心所欲，因此又發了癖性，又特向秦鐘悄說道：“咱們倆個人一樣的年紀，況又是同窗，以後不必論叔侄，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。”先是秦鐘不肯，當不得寶玉不依，只叫他“兄弟”，或叫他的表字“鯨卿”，秦鐘也只得混著亂叫起來。

原來這學中雖都是本族人丁與些親戚的子弟，俗語說的好：“一龍生九种，种种各別。”未免人多了，就有龍蛇混雜，下流人物在內。自寶，秦二人來了，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，又見秦鐘靦腆溫柔，未語面先紅，怯怯羞羞，有女兒之風，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，賠身下氣，情性体貼，話語綿纏，因此二人更加親厚，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疑，背地里你言我語，詬誶謠諑，布滿書房內外。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，

便知有一家學，學中廣有青年子弟，不免偶動了龍陽之興，因此也假來上學讀書，不過是三日打魚，兩日晒网，白送些束脩禮物與賈代儒，卻不曾有一些兒進益，只圖結交些契弟。誰想這學內就有好幾個小學生，圖了薛蟠的銀錢吃穿，被他哄上手的，也不消多記。更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，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，亦未考真名姓，只因生得嫵媚風流，滿學中都送了他兩個外號，一號“香怜”，一號“玉愛”。雖都有竊慕之意，將不利于孺子之心，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，不敢來沾惹。如今寶，秦二人一來，見了他兩個，也不免綣繾羡慕，亦因知系薛蟠相知，故未敢輕舉妄動。香，玉二人心中，也一般的留情與寶，秦。因此四人心中雖有情意，只未發跡。每日一入學中，四處各坐，卻八目勾留，或設言托意，或詠桑寓柳，遙以心照，卻外面自為避人眼目。不意偏又有幾個滑賊看出形景來，都背後擠眉弄眼，或咳嗽揚聲，這也非止一日。可巧這日代儒有事，早已回家去了，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，命學生對了，明日再來上書，將學中之事，又命賈瑞暫且管理。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來學中應卯了，因此秦鐘趁此和香怜擠眉弄眼，遞暗號兒，二人假裝出小恭，走至後院說梯己話。秦鐘先問他：“家里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？”一語未了，只聽背後咳嗽了一聲。二人唬的忙回頭看時，原來是窗友名金榮者。香怜有些性急，羞怒相激，問他道：“你咳嗽什麼？難道不許我兩個說話不成？”金榮笑道：“許你們說話，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？我只問你們：有話不明說，許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幹什麼故事？我可也拿住了，還賴什麼！先得讓我抽個頭兒，咱們一聲兒不言語，不然大家就奮起來。”秦，香二人急的飛紅的臉，便問道：“你拿住什麼了？”金榮笑道：“我現拿住了是真的。”說著，又拍著手笑嚷道：“貼的好燒餅！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？”秦鐘香怜二人又氣又急，忙進去向賈瑞前告金榮，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。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，每在學中以公報私，勒索子弟們請他，後又附助著薛蟠圖些銀錢酒肉，一任薛蟠橫行霸道，他不但不去管約，反助紂為虐討好兒。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，今日愛東，明日愛西，近來又有了新朋友，把香，玉二人又丟開一邊。就連金榮亦是當日的好朋友，自有了香，玉二人，便棄了金榮。近日連香，玉亦已見棄。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幫襯之人，不說薛蟠得新棄舊，只怨香，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攜幫補他，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干人，也正在醋妒他兩個。今見秦，香二人來告金榮，賈瑞心中便更不自在起來，雖不好呵叱秦鐘，卻拿著香怜作法，反說他多事，著實搶白了幾句。香怜反討了沒趣，連秦鐘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。金榮越發得了意，搖頭咂嘴的，口內還說許多閒話，玉愛偏又聽了不忿，兩個人隔座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。金榮只一口咬定說：“方才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子里親嘴摸屁股，一對一肏，撅草根兒抽長短，誰長誰先干。”金榮只顧得意亂說，卻不防還有別人。誰知早又触怒了一個。你道這個是誰？原來這一個名喚賈薔，亦系宁府中之正派玄孫，父母早亡，從小兒跟著賈珍過活，如今長了十六歲，比賈蓉生的還風流俊俏。他弟兄二人最相親厚，常相共處。宁府人多

口雜，那些不得志的奴仆們，專能造言誹謗主人，因此不知又有什麼小人詬誶謠諑之詞。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大好，自己也要避些嫌疑，如今竟分與房舍，命賈薔搬出宁府，自去立門戶過活去了。這賈薔外相既美，內性又聰明，雖然應名來上學，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已。仍是斗雞走狗，賞花玩柳。總恃上有賈珍溺愛，下有賈蓉匡助，因此族人誰敢來触逆于他。他既和賈蓉最好，今見有人欺負秦鐘，如何肯依？如今自己要挺身出來報不平，心中卻忖度一番，想道：“金榮賈瑞一干人，都是薛大叔的相知，向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，倘或我一出頭，他們告訴了老薛，我們豈不傷和氣？待要不管，如此謠言，說的大家沒趣。如今何不用計制伏，又止息口聲，又傷不了臉面。”想畢，也裝作出小恭，走至外面，悄悄的把跟寶玉的書童名喚茗煙者喚到身邊，如此這般，調撥他幾句。

這茗煙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的，且又年輕不諳世事，如今聽賈薔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鐘，連他爺寶玉都干連在內，不給他個利害，下次越發狂縱難制了。這茗煙無故就要欺壓人的，如今得了這個信，又有賈薔助著，便一頭進來找金榮，也不叫金相公了，只說”姓金的，你是什麼東西！”賈薔遂跺一跺靴子，故意整整衣服，看看日影兒說：“是時候了。”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。賈瑞不敢強他，只得隨他去了。這里茗煙先一把揪住金榮，問道：“我們肏屁股不肏，管你相干，橫豎沒肏你爹去罷了！你是好小子，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！”唬的滿屋中子弟都怔怔的痴望。賈瑞忙吆喝：“茗煙不得撒野！”金榮氣黃了臉，說：“反了！奴才小子都敢如此，我只和你主子說。”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鐘。尚未去時，從腦後颼的一聲，早見一方硯瓦飛來，并不知系何人打來的，幸未打著，卻又打在旁人的座上，這座上乃是賈蘭賈菌。

這賈菌亦系榮國府近派的重孫，其母亦少寡，獨守著賈菌。這賈菌與賈蘭最好，所以二人同桌而坐。誰知賈菌年紀雖小，志氣最大，极是淘氣不怕人的。他在座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，飛硯來打茗煙，偏沒打著茗煙，便落在他桌上，正打在面前，將一個磁硯水壺打了個粉碎，濺了一書黑水。賈菌如何依得，便罵：“好囚攮的們，這不都動了手了么！”罵著，也便抓起硯磚來要打回去。賈蘭是個省事的，忙按住硯，极口勸道：“好兄弟，不與咱們相干。”賈菌如何忍得住，便兩手抱起書匣子來，照那邊掄了去。終是身小力薄，卻掄不到那里，剛到寶玉秦鐘桌案上就落了下來。只聽嘩啷啷一聲，砸在桌上，書本紙片等至于筆硯之物撒了一桌，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。賈菌便跳出來，要揪打那一個飛硯的。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，地狹人多，那里經得舞動長板。茗煙早吃了一下，亂嚷：“你們還不來動手！”寶玉還有三個小廝：一名鋤藥，一名掃紅，一名墨雨。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，一齊亂嚷：“小婦養的！動了兵器了！”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閂，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，蜂擁而上。賈瑞急的攔一

回這個，勸一回那個，誰聽他的話，肆行大鬧。眾頑童也有趁勢幫著打太平拳助樂的，也有膽小藏在一邊的，也有直立在桌上拍著手兒亂笑，喝著聲兒叫打的。登時間鼎沸起來。

外邊李貴等幾個大仆人聽見里邊作起反來，忙都進來一齊喝住。問是何原故，眾聲不一，這一個如此說，那一個又如彼說。李貴且喝罵了茗煙四個一頓，攆了出去。秦鐘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，打起一層油皮，寶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呢，見喝住了眾人，便命：“李貴，收書！拉馬來，我去回太爺去！我們被人欺負了，不敢說別的，守禮來告訴瑞大爺，瑞大爺反倒派我們的不是，聽著人家罵我們，還調唆他們打我們茗煙，連秦鐘的頭也打破。這還在這里念什麼書！茗煙他也是為有人欺侮我的。不如散了罷。”李貴勸道：“哥兒不要性急。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，這會子為這點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，倒顯的咱們沒理。依我的主意，那里的事那里了結好，何必去驚動他老人家。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，太爺不在這里，你老人家就是這學里的頭腦了，眾人看著你行事。眾人有了不是，該打的打，該罰的罰，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？”賈瑞道：“我吆喝著都不聽。”李貴笑道：“不怕你老人家惱我，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正經，所以這些兄弟才不聽。就鬧到太爺跟前去，連你老人家也是脫不過的。還不快作主意撕羅開了罷。”寶玉道：“撕羅什麼？我必是回去的！”秦鐘哭道：“有金榮，我是不在這里念書的。”寶玉道：“這是為什麼？難道有人家來的，咱們倒來不得？我必回明白眾人，攆了金榮去。”又問李貴：“金榮是那一房的親戚？”李貴想了一想道：“也不用問了。若問起那一房的親戚，更傷了兄弟們的和氣。”

茗煙在窗外道：“他是東胡同子里璜大奶奶的侄兒。那是什麼硬正仗腰子的，也來唬我們。璜大奶奶是他姑娘。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子，給我們璉二奶奶跪著借當頭。我眼里就看不起他那樣的主子奶奶！”李貴忙斷喝不止，說：“偏你這小狗肏的知道，有這些蛆嚼！”寶玉冷笑道：“我只當是誰的親戚，原來是璜嫂子的侄兒，我就去問問他來！”說著便要走。叫茗煙進來包書。茗煙包著書，又得意道：“爺也不用自己去見，等我到他家，就說老太太有說的話問他呢，雇上一輛車拉進去，當著老太太問他，豈不省事。”李貴忙喝道：“你要死！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捶了你，然後再回老爺太太，就說寶玉全是你調唆的。我這里好容易勸哄好了一半了，你又來生個新法子。你鬧了學堂，不說變法兒壓息了才是，倒要往大里鬧！”茗煙方不敢作聲兒了。

此時賈瑞也怕鬧大了，自己也不乾淨，只得委曲著來央告秦鐘，又央告寶玉。先是他二人不肯。後來寶玉說：“不回去也罷了，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。”金榮先是不肯，後來

禁不得賈瑞也來逼他去賠不是，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：“原是你起的端，你不這樣，怎得了局？”金榮強不得，只得與秦鐘作了揖。寶玉還不依，偏定要磕頭。賈瑞只要暫息此事，又悄悄的勸金榮說：“俗語說的好：‘殺人不過頭點地。’你既惹出事來，少不得下點氣兒，磕個頭就完事了。”金榮無奈，只得進前來與秦鐘磕頭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注释

↑ 本回回目：
“戀風流情友入家塾　起嫌疑頑童鬧學堂”庚辰本，己卯本，杨藏本，戚序本，王府本，列藏本，舒序本。舒序本“家塾”“學堂”交换位置。

“訓劣子李貴承申飭　嗔頑童茗煙鬧書房”梦觉本，程甲本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